

水浒选评

(一)、(二)、(三)

中华书局

活页文选

《水浒》选评

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评注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组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全国正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

为了配合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现将《活页文选》第六十六期、六十七期、六十八期刊登的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组共同编写的《~~水浒~~选评》，合订出版。

目 录

- (一)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节选)……………3
-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节选)……………11
- (二)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19
- (三)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37

《水浒》选评(一)

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组 评注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节选)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节选)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说明】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从这里所节选的第六十回和第七十一回中，我们可以看到宋江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最后系统形成的情况。

第六十回里，宋江一上台，他所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着手进行他蓄谋已久的篡改梁山起义路线的勾当。他把梁山泊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亮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帜。这是他修改晁盖的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一个

重要步骤。晁盖是梁山革命事业创始人之一。他以“竭力同心，共聚大义”为政治纲领，号召被压迫的农民起来造反。然而，《水浒》的作者对晁盖的革命路线十分仇视，出于宣扬投降主义的需要，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让晁盖“归天及早”，好让宋江“把寨为头”。晁盖中箭身亡的第二天，宋江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修改晁盖的革命路线。“聚义”和“忠义”虽是一字之差，却代表着两条截然对立的路线。“聚义”就是要起义、要造反；“忠义”就是要招安、要投降，就是鼓吹忠君、忠于封建王朝。因此，宋江修改的决不仅仅是一个名称，而是从根本上修改了梁山的农民起义路线。

路线变了，政权的性质也就变了。在组织上，宋江大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处心积虑地把大地主卢俊义拉上山，妄图加强他的修正主义领导，排挤起义队伍中的造反派。在军事上，宋江表面上也曾不断与北宋官军对阵交锋，但这不过是反对以高俅为代表的“贪官”，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农民起义军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胜利，却被他利用，当成向朝廷讨价还价、等待招安的资本。

宋江在政治思想上、组织上作了一番准备之后，就公开乞求朝廷招安，进一步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第七十一回写了一个“菊花之会”，梁山上的投降与反投降的两条路线进行了第一次公开交锋。宋江以为时机已经来到，就在“菊花会”上玩弄阴谋诡计，搞突然袭击，提出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投降主义纲领。但是宋江正象一切反动阶级一样，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他的《满江红》还未唱完，李逵等人就群起反对，怒斥宋江的投降主义。一场精心策划的“菊花

会”，变成了梁山上两条路线的一场正面冲突。

可是，《水浒》的作者为了贬低和反对农民起义的路线，肆意丑化李逵等起义农民的英雄形象，凡是事关大局的斗争，常常以李逵等人屈从宋江作结束，借此肯定和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这是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歪曲。宴会结束时，对宋江的招安主张，“众皆称谢不已”。显然，投降主义路线占了上风。尽管如此，《水浒》还是无法完全掩盖群众的不满情绪，“当日饮酒终不畅怀”，起义群众从这场交锋的结果，已隐约预感到革命即将被断送的可悲前景。

《水浒》中的宋江，是一个地主分子。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终于成了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他给农民革命带来的危害是极大的。从这个反面教员身上，我们可以认识什么是投降派，可以看到他怎样骗取梁山起义群众的信任，打进内部，从堡垒内部破坏革命事业，起到封建王朝几十万大军起不到的作用。我们通过分析古代投降派宋江，可以更好地看清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的丑恶面目。这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节选)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当日夜至三更，晁盖身体沉重^①，转头看着宋江，嘱咐道：“贤弟保重。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并非要报私仇，而是在斗争的实践中感到宋江靠不住，对宋江篡权有所警惕。】言罢，便瞑目而死。宋江见晁盖死了，比似丧考妣一般^②，哭得发昏。【装模作样，笼络人心。】众头领扶策宋江出来主事^③。吴用、公孙胜劝道：“哥哥且省烦恼，生死人之分定，何故痛伤？且请理会大事。”宋江哭罢，便教把香汤沐浴了尸首，装殓衣服巾幘^④，停在聚义厅上。众头领都来举哀祭祀。一面合造内棺外椁^⑤，选了吉时，盛放在正厅上，建起灵帏^⑥，中间设个神主，上写道：“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山寨中头领，自宋公明以下，都带重孝；小头目并众小喽罗，亦带孝头巾。把

① 晁盖率领梁山泊农民起义军去打曾头市反动地主武装，不幸陷入重围，头部中了史文恭的毒箭。 ② 考妣(bǐ 比)——对死去的父母的称呼。 ③ 扶策——扶持。 ④ 装殓(liàn 炼)——把死人装入棺材。 巾幘(zé 责)——头巾。 ⑤ 椁(guǒ 果)——棺材外面的套棺。 ⑥ 灵帏(wéi 围)——在灵柩四周挂起帐子。

那枝督箭，就供养在灵前。寨内扬起长旛^①，请附近寺院僧众上山做功德^②，追荐晁天王^③。宋江每日领众举哀，无心管理山寨事务。林冲与公孙胜、吴用，并众头领商议，立宋公明为梁山泊主，诸人拱听号令。

次日清晨，香花灯烛，林冲为首，与众等请出宋公明在聚义厅上坐定。吴用、林冲开话道：“哥哥听禀^④：‘国一日不可无君，家一日不可无主。’晁头领是归天去了；山寨中事业，岂可无主？四海之内，皆闻哥哥大名，来日吉日良辰，请哥哥为山寨之主，诸人拱听号令。”宋江道：“晁天王临死时嘱咐：‘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⑤，便立为梁山泊主。’此话众头领皆知。今骨肉未寒，岂可忘了？又不曾报得仇，雪得恨，如何便居得此位？”【他听了众人的话，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此话正说到他的心上，他日思夜想的就是要篡夺起义军的领导权，坐山寨第一把交椅；忧的是，晁盖的遗言大家还记得清清楚楚，所以他故作姿态，试探群情。】吴学究又劝道：“晁天王虽是如此说，今日又

① 长旛(fān 翻)——挂在竹竿上的白色长条旗，迷信称之为招魂幡。 ② 做功德——功德，佛教用语，所谓“恶尽言功，善满曰德”。这里指迷信的人为死者做道场，使其在阴间不受罪，来世得好福。 ③ 追荐——为死者念经做佛事，使其获福。 ④ 禀(bǐng 丙)——旧时指下级对上级报告事情。 ⑤ 史文恭——曾头市反动地主武装的教师爷。

未曾捉得那人，山寨中岂可一日无主？若哥哥不坐时，谁人敢当此位？寨中人马如何管领？然虽遗言如此，哥哥权且尊临此位，坐一坐，待日后别有计较。”【很明显，吴用对宋江做寨主是有所保留的，只同意他暂时坐一坐。】宋江道：“军师言之极当。【无可奈何】今日小可权当此位^①，待日后报仇雪恨已了，拿住史文恭的，不拘何人，须当此位。”黑旋风李逵在侧边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李逵念念不忘农民起义路线。他要宋江做梁山泊主，是要宋江带领起义军推翻宋王朝。】宋江喝道：“这黑厮又来胡说^②！再休如此乱言，先割了你这厮舌头！”李逵道：“我又不教哥哥做社长^③，请哥哥做皇帝，倒要割了我舌头！”吴学究道：“这厮不识尊卑的人，兄长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且请哥哥主张大事。”

宋江焚香已罢，权居主位，坐了第一把椅子。上首军师吴用，下首公孙胜；左一带林冲为头，右一带呼延灼居长。众人参拜了，两边坐下。宋江乃言道：“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共为股肱^④，一同替天行道。【大权一到手，就急不可待地

① 小可——对自己的一种谦称。 ② 厮——指做劈柴养马等差使的人。这里是对人的轻蔑称呼，犹如家伙、小子。 ③ 社长——元代乡村基层政权的头目。 ④ 股肱(gōng gū)——股，大腿；肱，手臂。这里指互相协助，互相依靠。

抛出反动纲领。】如今山寨，人马数多，非比往日，可请众兄弟分做六寨驻扎。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这是宋江修正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修正主义一旦篡夺领导权，首先就要修改革命路线。这是一切投降派的规律。】前后左右立四个旱寨，后山两个小寨，前山三座关隘，山下一个水寨，两滩两个小寨，今日各请弟兄分投去管。忠义堂上，是我权居尊位。……

一日，请到一僧，法名大圆，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龙华寺僧人^①，只为游方来到济宁^②，经过梁山泊，就请在寨内做道场^③。因吃斋之次^④，闲话间，宋江问起北京风土人物，那大圆和尚说道：“头领如何不闻河北玉麒麟之名？”宋江、吴用听了，猛然省起，说道：“你看我们未老，却恁地忘事^⑤！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大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是河北三绝，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抵挡官兵是假，招降纳叛是真。】吴用笑道：“哥哥何故自丧志气？若要此人上山，有何难哉！”宋江答道：“他是

① 北京大名府——北宋时的北京、大名府均即现在河北省大名县。 ② 游方——和尚云游四方化缘。 ③ 做道场——道场，佛教用语，指修道、供佛之处。这里指念经求佛之类的仪式。 ④ 次——中间。 ⑤ 恁(nèn)地——如此这般。

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①，如何能勾得他来落草？”吴学究道：“吴用也在心多时了，不想一向忘却。小生略施小计，便教本人上山。”宋江便道：“人称足下为‘智多星’^②，端的名不虚传^③！敢问军师用甚计策，赚得本人上山？”吴用不慌不忙，迭两个指头，说出这段计来。……

① 长者——指显贵、有威望的人。这里是宋江对卢俊义的吹捧。 ② 足下——旧时对对方的一种尊敬的称呼。常用于下对上或同辈相称。 ③ 端的——真的。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节选)

当日梁山泊宋公明传令已了，分调众头领已定，^①各各领了兵符印信，筵宴已毕，人皆大醉，众头领各归所拨寨分，中间有未定执事者，都于雁台前后驻扎听调。有篇言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怎见得：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这就是说不分阶级都是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②。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怎能无差？一个是“竭力同心，共聚大义”为革命；一个是“忠君报国”，充当奴才。泾渭分明。】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

① 指宋江根据石碣天书，宣布一百〇八人的座次，及各驻山寨、所掌职务。 ② 意思是梁山泊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显示了天地间的精华，人也杰，地也灵，合成了人世间的微妙。天罡(gāng 冈)地曜——中国古代天文星名。

随主仆，争斗冤仇，捋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看，作者为了宣扬阶级调和论真是费尽了心机。一座充满了路线分歧和阶级矛盾的梁山，在作者笔下简直成了具有“平等思想”的“爱的天国”；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①，聊存风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慳^②。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水浒》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是为宋江上台，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扫清道路。】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水浒》吹捧宋江，贬低晁盖，就是宣扬投降，反对革命。】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③。【真是一篇

① 文墨——指读书人。圣手书生——指肖让。 ② 大头巾——指穷酸腐儒，即白衣秀士王伦。王伦是晁盖之前梁山泊的头领，实行关门主义，后被吴用、林冲等用计杀掉，为晁盖实行正确路线扫清了道路。酸慳(qiān 慳)——心地狭窄，目光短浅，又摆臭架子，排斥其他革命派。 ③ 廊庙——这里是封建朝廷的代称。这两句说，不再以梁山泊为根据地聚众造反，而希望早些受招安，投降，去为封建王朝出力卖命。

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宣言。】

梁山泊忠义堂上号令已定，各各遵守。宋江拣了吉日良时，焚一炉香，鸣鼓聚众，都到堂上。宋江对众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保国”就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安民”就是镇压人民起义。所谓“盟誓”，就是要大家发誓跟着他一起去“保国安民”，搞投降主义。】众皆大喜。各人拈香已罢^①，一齐跪在堂上，宋江为首誓曰：“宋江鄙猥小吏^②，无学无能，荷天地之盖载^③，感日月之照临，聚弟兄于梁山，结英雄于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数^④，下合人心。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割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⑤。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以“仁义”相束缚，以“诛戮”相威胁，逼着大家“替天行道”，忠于朝廷，把农民起义军纳入地主阶级轨道。】神天鉴察，报应昭彰^⑥。”誓毕，众皆同声共愿，但愿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断阻。

① 拈香——佛教用语。这里指每人手里燃起一柱香，到忠义堂上跪拜。 ② 鄙猥(wěi 伪)——低贱无能。宋江经常自称“鄙猥小吏”，实际上是以虚伪的手法，收买人心。 ③ 荷天地之盖载——蒙受天地的恩惠。天盖地载，比喻最大的恩惠。 ④ 天数——天命，命运。 ⑤ 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亿万年后也不能投入胎，永远在最底层的地狱里。 ⑥ 昭彰——很明显。

当日歃血誓盟^①，尽醉方散。看官听说，这里方才是梁山泊大聚义处，【一百〇八将大聚义，表面看来似乎是起义军兴旺壮大的发展高峰，其实却是宋江进一步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把起义事业引向失败的转折点。】有诗为证：

光耀飞离上窟间，天罡地煞降尘寰^②。

说时豪气侵肌冷，讲处英雄透胆寒。

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

堂前一卷天文字^③，休与诸公仔细看。

起头分拨已定，话不重言。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④，任从经过^⑤；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⑥，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⑦，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挡。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⑧，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为是无人可以当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来，因此不

① 歃(shà 哈)血誓盟——喝鸡血酒，或在嘴唇上涂些鸡血、牛血，赌咒发誓，表示诚意。 ② 尘寰(huán 环)——世上。

③ 堂前一卷天文字——指绣有“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石碣天书。 ④ 途次中——途中。次，行止之处。 ⑤ 任从——听凭，随意。

⑥ 些小——零碎的东西。 ⑦ 折莫——同“遮莫”，尽管、那怕的意思。 ⑧ 攒(zǎn 赞)——积聚，积蓄。

曾显露，所以无有话说。

再说宋江自盟誓之后，一向不曾下山，【晁盖未死之前，他抢着下山，是为夺权捞取资本；当了寨主，大权到手，一心只等招安，还下山干什么！】不觉炎威已过^①，又早秋凉，重阳节近^②。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会众兄弟同赏菊花，唤做“菊花之会”。【又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但有下山的兄弟们，不论远近，都要招回寨来赴筵。至日，肉山酒海，先行给散马步水三军一应小头目人等，各令自去打团儿吃酒。且说忠义堂上遍插菊花，各依次坐，分头把盏。堂前两边筛锣击鼓，大吹大擂，语笑喧哗，觥筹交错^③，众头领开怀痛饮。马麟品箫，乐和唱曲，燕青弹筝，各取其乐。不觉日暮，宋江大醉，叫取纸笔来，一时乘着酒兴，作满江红一词。【蓄谋已久，突然袭击。】写毕，令乐和单唱这首词，道是：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④。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弟兄情义是假，忠于皇帝是真。】统豺虎，御边幅^⑤；

① 炎威——酷热，泛指夏日。 ② 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 ③ 觥(gōng)筹交错——形容酒席宴会欢乐嘈杂的样子。觥，古代用角或铜制的酒器；筹，行酒令时用以记数的牙签。 ④ 佳酿今朝新熟——佳酿，好酒；新熟，刚酿出来。 ⑤ 统豺虎——统帅这支勇猛的农民起义军队。豺虎，猛兽，比喻勇猛的军队。御边幅——保卫边疆。

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

【奴才的心愿。】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日^①。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这是宋江第一次正式宣布他的投降主义路线。

菊花会的目的就在这里。】

乐和唱这个词，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颠做粉碎^②。【反得好！在紧要关头，李逵总是首先出来反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③！”【宋江的嘴脸完全暴露出来了。什么生死与共，什么兄弟义气，一切都是假的，只有投降，才是目的。谁反对投降，谁就是他的死对头，就要镇压。一切投降派都是如此。】众人都跪下告道：“这人酒后发狂，哥哥宽恕。”宋江答道：“众贤弟请起，且把这厮监下。”众人皆喜。有几个当刑小校，向前来请李逵。李逵道：“你怕我敢挣扎！哥哥杀我也不怨，剮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可惜李逵被宋江的假仁假义迷住了，没有认识到这是革命与投降的生死斗争。宋江正是用这个办法蒙住了群众的眼睛，束缚了大家的手脚，任他

① 风尘障却奸邪日——风烟灰尘遮住贪官奸臣的耳目。

② 颠(dié迭)——跌。 ③ 讫(qì气)——完结，終了。

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说了，便随着小枝去监房里睡。宋江听了他说，不觉酒醒，忽然发悲。【李逵的主张代表了相当多数人的意见，所以宋江不得不变换一下手法。】吴用劝道：“兄长既设此会，人皆欢乐饮酒，他是个粗卤的人，一时醉后冲撞，何必挂怀，且陪众兄弟尽此一乐。”宋江道：“我在江州，醉后误吟了反诗，得他气力来^①，今日又作满江红词，险些儿坏了他性命！早是得众兄弟谏救了。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因此潸然泪下^②。”【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两面派。】便叫武松：“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诬蔑农民造反为“邪”，鼓吹受招安为“正”，一派地主阶级的论调。这也为他日后替皇帝镇压农民起义伏下一笔。】鲁智深便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③，洗杀怎得干净^④？招安不济事，便

① 宋江由于杀了阎婆惜等事，被文险（特指在犯人脸上刺字）发配江州。他在江州浔阳楼哀叹“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奸臣当道，不能实现他这一派当权的野心，便写了一首《西江月》词：“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并一首七绝：“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表示要以孔孟之道，为赵宋王朝“尽忠”。因为这首“反诗”，被问死罪。晁盖率梁山泊众人劫了法场，李逵在劫法场的过程中，救宋江最得力。② 潸（shān 山）然——流泪的样子。③ 直裰（duó 夺）——僧袍。皂，黑色。④ 洗杀怎得干净——洗白了也洗不干净。

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①。”宋江道：“众弟兄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这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理论根据。】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和盘托出了一套完整的反革命纲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招安投降，最后当奴才、做帮凶。】众皆称谢不已。当日饮酒，终不畅怀，【从这里看出了梁山起义军多数人的心思。】席散各回本寨。

① 寻趁——找门路。

《水浒》选评（二）

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 评注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组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

【说明】这一回写的是封建朝廷第一次招安宋江的情况。从这一回中，我们可以看到梁山泊上招安与反招安，也就是投降与反投降的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自从宋江上了梁山，架空晁盖，篡夺领导权，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搞修正主义，到菊花会上，又提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投降主义口号，以至亲自出马溜进东京，走妓女李师师的门路，企图讨到皇帝“招安赦书”，这些都说明，他正在一步一步地把梁山革命事业引向失败。

但是，哪里有投降派，哪里就有反投降派。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都是不愿意投降的。他们有的出身贫苦，受尽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他们要“杀尽天下不平人，砍尽天下不平事”，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对于上梁山闹革命，寄托着崇高的理想；有的象吴用，虽然出身知识

分子，但很早就跟随晁盖来到梁山，多年生死与共的斗争实践，使他对晁盖的革命路线，怀有深切的感情。他们反对葬送革命前途的投降主义路线。对于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多次做了巧妙的抵制和斗争。

现在，皇帝第一次派人来招安了。是接受，还是反对？投降派和反投降派都将表明自己的态度。由于宋江与李逵等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因此，在这关键时刻，一场投降与反投降的路线斗争，已经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势在必行了。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

这一回，两派斗争的焦点就是招安与反招安、投降与反投降的问题；而斗争的实质是：反不反皇帝。

在《水浒》里，反不反皇帝，是区别农民起义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重要标志。反天子，夺“鸟位”，取而代之，这是真正动摇封建社会根基的政治纲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头来就是既不反贪官，也不反皇帝，堕落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奴才。

梁山上这场路线斗争的性质就是如此。主张反皇帝的李逵等人，必然坚决反对招安。主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且要忠于皇帝的宋江等人，必然要勾结朝廷，千方百计地达到招安投降的目的。

反对投降的代表人物是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李逵在这场路线斗争中表现很坚决。他怒扯诏书，拳打钦差，提

出皇帝人人可以做的彻底造反思想，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阮氏三兄弟，“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水淹饮差，偷换御酒，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吴用指责宋江对招安太“执迷”，几次提出要以革命武装对付皇帝的反革命武装。他们反的就是天子。

相比之下，宋江等人在这场招安丑剧中，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之能事，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宋江接受招安的阴谋未能得逞时，他便亲自向朝廷出谋划策，叛卖革命，真是卑鄙到了极点。

这两条水火不相容的路线，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水浒》的作者为什么要写梁山上的两派斗争？为什么写了陈太尉等人“吓得屁滚尿流，飞奔济州去了”？应该指出，作者绝非要赞扬反招安，也不是要表现梁山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就是：皇帝是好皇帝，要招安，都是因为奸臣蒙蔽皇帝，从中破坏，致使梁山上的反对受招安的人找到了借口，造成招安失败。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作者在全书总共安排了三次招安。第一次由于蔡京、高俅破坏，失败了。第二次（第八十回）由于高俅的破坏，也失败了。第三次（第八十二回）成功了，宋江等全伙受招安，接着便替皇帝打方腊去了。第三次招安怎样成功的呢？是因为皇帝了解了真情，惩办了贪官，“清官”得势，招安成功的。所以，只要我们把这第七十五回放在整个招安活动中去看，问题就十分清楚。作者所以写前两次失败，是为了突出后一次的胜利，写高俅、陈太尉的狼狈相，是为了用对比的方法更加显出“招安政策”的

正确,进而达到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的目的。

在封建统治集团中,围绕着如何消灭梁山农民起义队伍,分为两派,采取两种不同的反革命手段。宿元景、崔靖、张叔夜等主张用招安的办法消灭;蔡京、高俅等则主张使用“征剿”的办法去消灭。“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剿抚兼施”这是从古到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惯用的反革命两种政策。“征剿”不灵,招安派便抬头,招安不灵,“征剿”派便占上风。然而,他们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都是要扑灭农民革命的烈火。

作者是主张招安的,是赞扬宋江的,所以他才这样写:以征剿派的失败来说明招安派的正确。

但是,招安也好,“征剿”也好,反革命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得逞,梁山上这场革命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农民革命队伍里混进了投机分子,特别是它的领袖不好,篡改革命路线,玩弄阴谋诡计,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堡垒就从内部被攻破了。事实不是十分清楚吗?第一次、第二次招安之所以失败,并不是《水浒》作者着意宣扬的那样,是因为贪官的破坏,而主要是因为梁山上的革命派李逵、吴用、三阮等反对招安,坚决斗争;第三次招安为什么搞成了,就是因为宋江这个投降派勾结妓女李师师,贿赂权贵宿元景,压制革命派,要尽欺骗、利诱的花招,正是在宋江与封建朝廷内外勾结的情况下,接受招安变成了事实。

我们从《水浒》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里,从宋江这类投降派头子的身上,以及从梁山这场生死存亡的斗

爭中，可以很好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话说陈宗善领了诏书^①，回到府中，收拾起身，多有人来作贺：“太尉此行^②，一为国家干事，二为百姓分忧，军民除患。梁山泊以忠义为主，只待朝廷招安，太尉可着些甜言美语，加意抚恤。”正话间，只见太师府干人来请^③，说道：“太师相邀太尉说话。”陈宗善上轿，直到新宋门大街太师府前下轿，干人直引进节堂内书院中^④，见了太师，侧边坐下。茶汤已罢，蔡太师问道：“听得天子差你去梁山泊招安，特请你说知：到那里不要失了朝廷纲纪，乱了国家法度^⑤。你曾闻论语有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

① 诏(zhào 照)书——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发布的命令。宋王朝多次派兵进剿梁山泊，都失败了，于是便改变手法。七十四回中，御史大夫崔靖建议招安梁山农民起义军。宋徽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发了诏书。七十五回所描写的就是陈太尉领了诏书，到梁山泊来招安的情况。 ② 太尉——封建朝廷里的高级武官。 ③ 太师——这里指蔡京。古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表示恩宠。干人——指在王公卿相府中办事的人。下文的干办，也是相当于这一类的小官吏。 ④ 节堂——王公卿相府中商议军机大事的地方。 ⑤ 纲纪、法度——封建统治阶级为压迫人民制定的各种法律、制度。

君命，可谓使矣^①。”陈太尉道：“宗善尽知，承太师指教。”蔡京又道：“我叫这个干人跟随你去。他多省得法度^②，怕你见不到处，就与你提拔^③。”陈太尉道：“深谢恩相厚意。”辞了太师，引着干人，离了相府，上轿回家。方才歇定，门吏来报^④，高殿帅下马。陈太尉慌忙出来迎接，请到厅上坐定，叙问寒温已毕，高太尉道：“今日朝廷商量招安宋江一事，若是高俅在內，必然阻住。此贼累辱朝廷，罪恶滔天，今更赦宥罪犯^⑤，引入京城，必成后患。欲待回奏，玉音已出^⑥，且看大意如何。若还此贼仍昧良心，怠慢圣旨，太尉早早回京，不才奏过天子^⑦，整点大军，亲身到彼，剪草除根，是吾之愿。太尉此去，下官手下有个虞候^⑧，能言快语，问一答十，好与太尉提拔事情。”陈太尉谢道：“感蒙殿帅忧心。”高俅起身，陈太尉送至府前，上马去了。

次日，蔡太师府张干办、高殿帅府李虞候，二人

①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使矣。”——见《论语·子路》篇。原文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大意是说：对自己的行为能保持羞耻之心，出使在外能够不辜负君主委托，这种人便可以称为士了。 ② 省得——明白，懂得。 ③ 提拔——提携，指点。 ④ 门吏——看门的小吏。 ⑤ 赦宥(yòu又)——免除罪行，饶恕罪过。 ⑥ 玉音——这里指皇帝的诏旨。 ⑦ 不才——对自己的一种谦称。 ⑧ 下官——对自己官职的一种卑称。虞(yú)子候——封建社会里侍从军官之类的官职。

都到了。陈太尉拴束马匹，整点人数，将十瓶御酒，装在龙凤担内挑了①，前插黄旗。陈太尉上马，亲随五六人，张干办、李虞候都乘马匹，丹诏背在前面②，引一行人出新宋门。——以下官员，亦有送路的，都回去了。——迤迤来到济州③。太守张叔夜接着④，请到府中设筵相待，动问招安一节，陈太尉都说了备细。张叔夜道：“论某愚意，招安一事最好；只是一件，太尉到那里，须是陪些和气，用甜言美语，抚恤他众人，好共歹⑤，只要成全大事。他数内有几个性如烈火的汉子，倘或一言半语冲撞了他，便坏了大事。”张干办、李虞候道：“放着我两个跟着太尉，定不致差迟⑥。太守，你只管教小心和气，须坏了朝廷纲纪，小辈人常压着，不得一半⑦；若放他头起，便做模样⑧。”张叔夜道：“这两个是甚么人？”陈太尉道：“这一个人是蔡太师府内干办，这一个高太尉府里

① 龙凤担——绘有龙和凤图案的器具，一般都是封建皇宫中使用。 ② 丹诏——即诏书。因为诏书常用丹砂（朱砂）书写，故亦称丹诏。 ③ 迤迤（H里）——结队连绵而行。 ④ 太守——宋朝时一个府的最高地方官，亦称知府。 ⑤ 好共歹——即好歹，无论如何的意思。 ⑥ 差迟——差错，错误。 ⑦ 不得一半——这里指不能（让他）平身，即不能（让他）直起腰来的意思。 ⑧ 若放他头起，便做模样——这句意思是说：如果对他们放任宽容的话，他们就会不老实，耍花招。头起，抬起头来。做模样，搞花招的意思。

虞候。”张叔夜道：“只好教这两位干办不去罢！”陈太尉道：“他是蔡府、高府心腹人，不帶他去，必然疑心。”张叔夜道：“下官这话，只是要好，恐怕劳而无功。”张干办道：“放着我两个，万丈水无涓滴漏。”张叔夜再不敢言语。一面安排筵宴管待，送至馆驿内安歇^①。次日，济州先使人去梁山泊报知。

却说宋江每日在忠义堂上聚众相会，商议军情，早有细作人报知此事^②，未见真实，心中甚喜。【盼之已久，怎能不喜。】当日小喽罗领着济州报信的直到忠义堂上，说道：“朝廷今差一个太尉陈宗善，赍到十瓶御酒^③，赦罪招安丹诏一道，已到济州城内，这里整备迎接。”宋江大喜，【“大喜”二字活画出宋江对于即将受招安的狂喜心情。】遂取酒食，并彩缎二匹、花银十两，打发报信人先回。宋江与众人道：“我们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正果^④！”【宋江眼里的“正果”，就是升官发财，替皇帝当忠实的奴才。真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吴用笑道：“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⑤。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

(1) 馆驿(yì yì)——古代供递送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住宿的地方。(2) 细作人——探听消息的人。(3) 赍(jī)——把东西送到。(4) 正果——佛教用语。这里是正路的意思。(5) 草芥——比喻很轻贱的东西。

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宋江道：“你们若如此说时，须坏了‘忠义’二字。”【宋江至此说出了他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的目的。“忠义”就是忠君，要“忠义”就必须投降。】林冲道：“朝廷中贵官来时，有多少装么①，中间未必是好事。”关胜便道：“诏书上必然写着些唬吓的言语，来惊我们。”徐宁又道：“来的人必然是高太尉门下。”宋江道：“你们都休要疑心，且只顾安排接诏。”先令宋清、曹正准备筵席，委柴进都管提调，务要十分齐整。铺设下太尉幕次②，列五色绢缎，堂上堂下，搭彩悬花。先使裴宣、萧让、吕方、郭盛预先下山，离二十里伏道迎接。水军头领准备大船傍岸。吴用传令：“你们尽依我行，不如此，行不得。”【这话透露了吴用有一条反招安的计划。】

且说萧让引着三个随行，带引五六人，并无寸铁，将着酒果，在二十里外迎接。陈太尉当日在途中，张干办、李虞候不乘马匹，在马前步行，背后从人，何止二三百，济州的军官约有十数骑，前面摆列导引人马。龙凤担内挑着御酒，骑马的背着诏匣。济州牢子③，前后也有五六十人，都要去梁山泊内，指望觅个小富贵。萧让、裴宣、吕方、郭盛在半路上

① 装么——摆架子。 ② 幕次——供将帅起居的地方。

③ 牢子——一般指看守牢狱的人，这里泛指在官府里干事的人。

接着，都俯伏道旁迎接。那张干办便问道：“你那宋江大似谁？皇帝诏敕到来①，如何不亲自来接？甚是欺君！你这伙本是该死的人，怎受得朝廷招安？——请太尉回去！”萧让、裴宣、吕方、郭盛俯伏在地，请罪道：“自来朝廷不曾有诏到寨，未见真实。宋江与大小头领都在金沙滩迎接，万望太尉暂息雷霆之怒，只要与国家成全好事，恕免则个。”李虞候便道：“不成全好事，也不愁你这伙贼飞上天去了。”【一个是委曲求全，乞求招安，一个是气焰嚣张，越发抬高招安价格。】有诗为证：

贝锦生谗自古然②，小人凡事不宜先。

九天恩雨今宣布③，可惜招安未十全。

当时吕方、郭盛道：“是何言语！只如此轻看人！”萧让、裴宣只得恳请他。捧去酒果，又不肯吃。众人相随来到水边，梁山泊已摆着三只战船在彼，一只装载马匹，一只装裴宣等一千人，一只请太尉下船，并随从一应人等，先把诏书御酒放在船头上。那只船正是活阎罗阮小七监督。当日阮小七坐在船梢上，分拨二十余个军健棹船④，一家带一口腰刀。

① 诏敕(chì 赤)——指封建帝王颁发的命令。 ② 贝锦生谗——贝锦，古代锦名，它的图案由错杂华丽的色彩组成。这里用以比喻说坏话的人利用别人小的过失而饰成大罪。 ③ 九天恩雨——皇帝的恩惠，这里指招安一事。九天，指皇帝宫禁，这里指皇帝。 ④ 棹(zhào 赵)船——划船。

【这与宋江派人手无寸铁的伏道迎接，形成鲜明的对照。】陈太尉初下船时，昂昂然，旁若无人，坐在中间。阮小七招呼众人，把船棹动，两边水手齐唱起歌来。李虞候便骂道：“村驴，贵人在此，全无忌惮！”那水手那里睬他，只顾唱歌。李虞候拿起藤条，来打两边水手，众人并无惧色。有几个为头的回话道：“我们自唱歌，干你甚事。”李虞候道：“杀不尽的反贼，怎敢回我话？”便把藤条去打，两边水手都跳在水里去了。阮小七在艄上说道：“直这般打我水手下水里去了，这船如何得去？”只见上流头两只快船下来接。原来阮小七预先积下两舱水，见后头来船相近，阮小七便去拔了橛子^①，叫一声：“船漏了！”水早滚上舱里来，急叫救时，船里有一尺多水。那两只船帮将拢来，众人急救陈太尉过船去。各人且把船只颠摇开，那里来顾御酒诏书。两只快船先行去了。阮小七叫上水手来，舀了舱里水，把展布都拭抹了，却叫水手道：“你且掇一瓶御酒过来，我先尝一尝滋味。”一个水手便去担中取一瓶酒出来，解了封头，递与阮小七。阮小七接过来，闻得喷鼻馨香^②。阮小七道：“只怕有毒，我且做个不着，先尝些个。”也无碗瓢，和瓶便呷，一饮而尽。阮小七吃了一瓶道：“有些滋味。”一瓶那里济事，再取一

① 橛(xì)子——木塞子。 ② 馨(xīn)香——芳香。

瓶来，又一饮而尽。吃得口滑，一连吃了四瓶。阮小七道：“怎地好？”水手道：“船梢头有一桶白酒在那里。”阮小七道：“与我取舀水的瓢来，我都教你们到口。”将那六瓶御酒，都分与水手众人吃了，却装上十瓶村醪水白酒^①，还把原封头缚了，再放在龙凤担内，【水淹太尉，痛饮御酒，说明梁山起义军中的革命派，全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充分显示了农民起义军的革命气魄！】飞也似摇着船来，赶到金沙滩，却好上岸。宋江等都在那里迎接，香花灯烛，鸣金擂鼓，并由寨里鼓乐，一齐都响，将御酒摆在桌子上，每一桌令四个人抬；诏书也在一个桌子上抬着。陈太尉上岸，宋江等接着，纳头便拜。宋江道：“文面小吏^②，罪恶迷天，曲辱贵人到此，接待不及，望乞恕罪。”【同阮小七等革命派相比，就可以看出这个投降派的奴才相了。凡是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头子，对于敌人，总要卑躬屈膝、摇尾乞怜。】李虞候道：“太尉是朝廷大贵人大臣，来招安你们，非同小可！如何把这等漏船，差那不晓事的村贼乘驾，险些儿误了大贵人性命！”宋江道：“我这里有的是好船，怎敢把漏船来载贵人？”张干办道：“太尉衣襟上兀自湿了，你如何要赖！”宋江背后五虎将紧随定，不离左右，又有八骠骑将簇拥前后，见这李虞候、张干办在

① 醪 (láo 劳) —— 浊酒。 ② 文面——封建统治者在罪犯脸上刺字，以示惩罚。这里是宋江自称罪人。

宋江前面指手划脚，你来我去，都有心要杀这厮，只是碍着宋江一个，不敢下手。

当日宋江请太尉上轿，开读诏书，四五次才请得上轿。【主子摆足架子，奴才陪尽小心。】牵过两匹马来，与张干办、李虞候骑。这两个男女，不知身已多大，装煞臭么。宋江央及得上马行了，令众人大吹大擂，迎上三关来。宋江等一百余个头领，都跟在后面，直迎至忠义堂前，一齐下马，请太尉上堂，正面放着御酒诏匣，陈太尉、张干办、李虞候立在左边，萧让、裴宣立在右边。宋江叫点众头领时，一百七人，于内单只不见了李逵。此时是四月间天气，都穿夹罗战袄，跪在堂上，拱听开读。陈太尉于诏书匣内取出诏书，度与萧让^①。裴宣赞礼，众将拜罢，萧让展开诏书，高声读道：

“制曰^②：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五帝凭礼乐而有疆封^③，三皇用杀伐而定天下^④。事从顺逆，人有贤愚。朕承祖宗之大业^⑤，开日月之光辉，普天率土，罔不臣伏^⑥。近为

① 度——递、交。 ② 制——皇帝的命令。 ③ 五帝——历来说法不一。《史记》记为黄帝、颛顼(zhuān xū 专顼)、帝喾(kū 枯)、唐尧、虞舜。 ④ 三皇——历来说法不一，《史记》附司马贞作《三皇本纪》，以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为三皇。 ⑤ 朕(zhèn 阵)——皇帝自称。 ⑥ 罔(wǎng 枉)——无，没有。

尔宋江等啸聚山林，劫掠郡邑，本欲用彰天讨，诚恐劳我生民。今差太尉陈宗善前来招安，诏书到日，即将应有钱粮、军器、马匹、船只，目下纳官^①，拆毁巢穴，率领赴京，原免本罪。倘或仍昧良心，违戾诏制^②，天兵一至，齑齑不留^③。【这是一份杀气腾腾的问罪书。】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宣和三年孟夏四月^④ 日诏示”

萧让却才读罢，宋江已下皆有怒色；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扯碎了皇帝的诏书圣旨，痛打皇帝的钦差大臣，一“扯”一“打”，真是大长了革命派的志气。】此时宋江、卢俊义大横身抱住，那里肯放他下手。【打在主子身上，痛在奴才心上。】恰才解拆得开，李虞候喝道：“这厮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李逵正没寻人打处，劈头揪住李虞候便打，喝道：“写来的诏书，是谁说的话？”张干办道：“这是皇帝圣旨。”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

① 目下——立即，立刻。 ② 违戾(且立)——违抗，违背。

③ 齑齑(tiáo chén 条衬)不留——齑齑，指儿童。这里是说男女老少一个不留。

④ 宣和三年——即公元1121年。宣和是宋徽宗在公元1119—1125年所用的年号。孟夏——夏季的第一个月，指阴历四月。

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在农民起义军的好汉们眼里，皇帝算得了什么，他们就是要造皇帝的反，把皇帝拉下马来。】众人都来解劝，把黑旋风推下堂去。宋江道：“太尉且宽心，休想有半星儿差池。且取御酒，教众人霏恩。”随即取过一副嵌宝金花钟，令裴宣取一瓶御酒，倾在银酒海内^①，看时，却是村醪白酒；再将九瓶都打开，倾在酒海内，却是一般的淡薄村醪。众人见了，尽都骇然，一个个都走下堂去了。鲁智深提着铁禅杖，高声叫骂：“入娘撮鸟！忒煞是欺负人^②！把水酒做御酒来哄俺们吃！”赤发鬼刘唐也挺着朴刀杀上来，行者武松掣出双戒刀，没遮拦穆弘、九纹龙史进，一齐发作。六个水军头领都骂下关去了。宋江见不是话，横身在里面拦当，急传将令，叫轿马护送太尉下山，休教伤犯。此时四下大小头领，一大半闹将起来，宋江、卢俊义只得亲身上马，将太尉并开诏一千人数护送下三关，再拜伏罪：“非宋江等无心归降，实是草诏的官员不知我梁山泊的弯曲。若以数句善言抚恤，我等尽忠报国，万死无怨。太尉若回到朝廷，善言则

① 酒海——装酒的大容器。 ② 忒(tuī 推)煞——太过分的意思。忒，太。

个。”【奴才，奴才，奴才！招安不成，他便亲自向朝廷献策，贩卖革命，真是卑鄙到了极点。】急急送过渡口，这一千人吓得屁滚尿流，飞奔济州去了。

却说宋江回到忠义堂上，再聚众头领筵席。宋江道：“虽是朝廷诏旨不明，你们众人也忒性躁。”吴用道：“哥哥，你休执迷！招安须自有日，如何怪得众兄弟们发怒？朝廷忒不将人为念！如今闲话都打迭起，兄长且传将令：马军拴束马匹，步军安排军器，水军整顿船只，早晚必有大军前来征讨。【吴用很有眼光。招安和征剿交替使用，这是一切反动派惯用的手法。】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着也怕，那时却再商量。”众人道：“军师言之极当。”是日散席，各归本帐。

且说陈太尉回到济州，把梁山泊开诏一事，诉与张叔夜。张叔夜道：“敢是你们多说甚言语来？”陈太尉道：“我几曾敢发一言！”张叔夜道：“既是如此，枉费了心力，坏了事情，太尉急急回京，奏知圣上，事不宜迟。”

陈太尉、张干办、李虞候一行人从，星夜回京来，见了蔡太师，备说梁山泊贼寇扯诏毁谤一节。蔡京听了大怒道：“这伙草寇，安敢如此无礼！堂堂宋朝，如何教你这伙横行！”陈太尉哭道：“若不是太师福荫，小官粉骨碎身在梁山泊！今日死里逃生，再见恩

相。”太师随即叫请童枢密^①、高、杨二太尉，都来相府，商议军情重事。无片时，都请到太师府白虎堂内。众官坐下，蔡太师教唤过张干办、李虞候，备说梁山泊扯诏毁谤一事。杨太尉道：“这伙贼徒如何主张招安他？当初是那一个官奏来？”高太尉道：“那日我若在朝内，必然阻住，如何肯行此事！”童枢密道：“鼠窃狗偷之徒，何足虑哉！区区不才，亲引一支军马，克时定日，扫清水泊而回。”众官道：“来日奏闻。”当下都散。

次日早朝，众官三呼万岁，君臣礼毕，蔡太师出班，将此事上奏天子。天子大怒，问道：“当日谁奏寡人，主张招安？”侍臣给事中奏道：“此日是御史大夫崔靖所言。”天子教拿崔靖送大理寺问罪。天子又问蔡京道：“此贼为害多时，差何人可以收剿？”蔡太师奏道：“非以重兵，不能收伏。以臣愚意，必得枢密院官亲率大军，前去剿扫，可以刻日取胜。”天子教宣枢密使童贯问道：“卿肯领兵收捕梁山泊草寇么？”童贯跪下奏曰：“古人有云：‘孝当竭力，忠则尽命。’臣愿效犬马之劳，以除心腹之患。”高俅、杨戩亦皆保举。天子随即降下圣旨，赐与金印兵符，拜东厅枢密使童贯为大元帅，任从各处选调军马，前去剿捕梁山

^① 枢密——即枢密使。宋朝枢密院与中书省分掌国家文武大权。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

泊贼寇，择日出师起行。正是登坛攘臂称元帅^①，败阵攒眉似小儿^②。毕竟童枢密怎地出师，且听下回分解。

① 攘(rǎng 攘)——捋袖伸臂，发怒的样子。 ② 攒眉——紧皱双眉，表示不愉快。

《水浒》选评(三)

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 评注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组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说明】这是《水浒》全书的最后一回，写梁山泊农民军的结局。

地主阶级分子宋江自从混入梁山泊，篡夺领导权以后，就采用“内里蛀空”的策略，改变梁山泊农民起义的路线，搞修正主义。他以这支队伍为资本，受招安，投降，替国家去打方腊——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宋王朝借宋江的手，用“征剿”的办法，残酷镇压了方腊农民起义军；用“招抚”的办法，扑灭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革命烈火。梁山泊的事业曾经是轰轰烈烈，生机勃勃，直接威胁着宋王朝。至此，死的死了；活着的，有的退隐，有的当官，就连李逵这样造反精神很强，革命比较彻底，要抡起板斧“杀尽天下不平人，砍尽天下不平事”的人，也被宋江亲手毒死了。

到这里，《水浒》的作者写完了宋江投降的全过程。我

们用马列主义观点评论和讨论《水浒》，从《水浒》作者竭力宣扬、美化的宋江投降的全过程，可以知道什么是投降派，什么是投降主义，什么是投降路线以及这条路线是怎样断送革命，将革命引向失败的。《水浒》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然而，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作者是批判投降主义的。论据之一，就是：作者把结局描写成凄凄惨惨的“悲剧”，这个悲剧“写得好”，是“以事实批判了投降路线”。

果真如此吗？还是让我们看一看《水浒》作者是怎样描写梁山泊起义军的结局吧。

征完方腊，梁山泊起义军一百〇八个头领生还者仅有三十六名了。这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严重后果。这种结果，是颇能发人深省的。但是，《水浒》的作者是怎样处理的呢？

阮小七等人被免官归里，《水浒》作者却把他们写成“心中欢喜”，归老田园，或当良民，或成富豪，逍遥自在，乐享天年。

吴用等人自杀于宋江坟前，是由于感到“朝廷既已生疑”，“必然来寻罪过”，逃不脱反动统治者的迫害。《水浒》作者却把他们写成对宋江“恩义难舍，交情难报”，以一死“表忠义之心”。

宋江、卢俊义被药死，这是投降派的必然下场。反动统治者把投降派使用完毕，便一脚踢开。正是“狡兔死，走狗烹”，毫不奇怪。然而《水浒》作者却借此大肆宣扬皇帝是好

皇帝，是贪官背着皇帝暗害了他们。

这哪里是对投降主义路线的批判呢？被害的由于奸臣，免官的正遂心愿，自杀的以尽“忠义”，投降主义路线不但没有罪恶，而且还有功劳，这不明明是为投降主义路线辩护吗？特别是当宋徽宗知道了真情后，这个“至圣至明”的“天子”，一面“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一面于梁山泊起造庙宇，让人“年年享祭，岁岁朝参”。作者情不自禁地赞道：“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青史留名，封妻荫子，宋江一生心愿全部实现，真是生尽其忠，死享其荣，这等“荣耀”，哪里有半点“凄惨”？这样的渲染，哪里有半点“批判”？这样一安排，《水浒》的作者就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主题思想贯彻到底了。

其实，《水浒》作者设计宋江的死是有深刻的寓意的。他是妄图通过宋江的死来塑造一个“全忠仗义”的“盗贼之圣”。“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虽死无怨，这才是封建统治者最理想的奴才。《水浒》作者苦心经营，脑汁绞尽，经过这最后一笔——宋江的死，才把宋江“一生忠义”的形象最后完成了。如果普天下的百姓，各处农民起义军，都象宋江一样，“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封建统治者何忧之有？

然而，事与愿违。尽管《水浒》的作者百般美化宋江，竭力渲染投降主义路线的“光辉”结局，但只要我们用马列主义观点进行分析，就可以从这个反面教材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前期的梁山泊，由于路线正确，山寨一天天兴旺；后期的梁山泊，

由于修正主义篡了权，路线错了，起义事业也就一天天走向失败。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宋江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高俅的几十万大军打不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能很快瓦解这支队伍。鲁迅曾经说过：“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和警惕。

话说宋江衣锦还乡^①，还至东京^②，与众弟兄相会，令其各人收拾行装，前往任所。当有神行太保戴宗来探宋江，二人坐间闲话。只见戴宗起身道：“小弟已蒙圣恩，除授兖州都统制^③，今情愿纳下官诰^④，要去泰安州岳庙里^⑤，陪堂求闲，过了此生，实为万幸。”宋江道：“贤弟何故行此念头？”戴宗道：“是弟夜梦崔府君勾喚^⑥，因此发了这片善心。”宋江道：“贤弟生身，既为神行太保，他日必作岳府灵聪。”自

① 投降派宋江受招安后，“替天行道”（征辽国，平田虎、王庆，打方腊）有功，宋徽宗封他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并厚加赏赐。宋江带领随行军健一二百人，监押皇帝的赏赐物品，回到山东郓城县宋家村。回村后，迁葬父母，为九天玄女娘娘修庙，请客赴宴，吹吹打打，招摇过市。数月后回到京城，领旨赴任。见第一百十九回。 ② 东京——北宋首都，即今开封。 ③ 都统制——宋时地方高级军官。 ④ 官诰(gào 告)——封建帝王任命官吏的文书。 ⑤ 泰安州岳庙——泰安州，今山东泰安。岳庙，即东岳庙。下文的“岳庙灵聪”，即死后在岳庙显灵的意思。 ⑥ 崔府君——指宋朝御史大夫崔靖，本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招安派，后被问罪。

此相别之后，戴宗纳还了官诰，去到泰安州岳庙里，陪堂出家，每日殷勤奉祀圣帝香火，虔诚无忽。后数月，一夕无恙，请众道伴相辞作别，大笑而终。后来在岳庙里累次显灵，州人庙祝^①，随塑戴宗神像于庙里，胎骨是他真身。

又有阮小七受了诰命，辞别宋江，已往盖天军做都统制职事^②。未及数月，被大将王禀、赵谭，怀挟帮源洞辱骂旧恨^③，累累于童枢密前^④，诉说阮小七的过失，曾穿着方腊的赭黄袍^⑤、龙衣玉带，虽是一时戏耍，终久怀心不良；亦且盖天军地僻人蛮^⑥，必致造反。童贯把此事达知蔡京，奏过天子，请降了圣旨，行移公文到彼处，追夺阮小七本身的官诰，复为庶民。阮小七见了，心中也自欢喜，带了老母，回还梁山泊石碣村，依旧打鱼为生，奉养老母，以终天年，

① 庙祝——旧称神庙里管理香火的人。 ② 盖天军——军，宋时的地方行政单位，府、州、军、监皆隶属于路。北宋时，无盖天军。后文的武胜军，即京西南路邓州（今河南省邓县）。 ③ 宋江的招安军在浙江清溪帮源洞战胜方腊后，阮小七从洞中取出方腊的衣物，“便把袞龙袍穿了，系上碧玉带，着了无忧履，戴起平天冠”，把白玉圭插放怀里，骑马戏耍。童贯部下王禀、赵谭骂阮小七“莫非耍学方腊”造反称王，阮小七怒斥王、赵“你这两个直得甚鸟！”并互相打起来。王禀、赵谭于是“记恨在心”。见第一百十九回。 ④ 枢密——官名。宋有枢密院，与中书省分掌国家文武大权。 ⑤ 赭(zhě)者——红褐色。 ⑥ 地僻人蛮——地方偏僻，居民野蛮。这是统治阶级对边远地区人民的诬蔑。

后来寿至六十而亡。

且说小旋风柴进在京师，见戴宗纳还官诰，求闲去了；又见说朝廷追夺了阮小七官诰，不合戴了方腊的平天冠^①、龙衣玉带，意在学他造反，罚为庶民，寻思：“我亦曾在方腊处做驸马^②，倘或日后奸臣们知得，于天子前谗佞^③，见责起来，追了诰命，岂不受辱？不如自识时务，免受玷辱。”推称风疾病患，不时举发，难以任用，情愿纳还官诰，求闲为农。辞别众官，再回沧州横海郡为民^④，自在过活。忽然一日，无疾而终。

李应受中山府都统制^⑤，赴任半年，闻知柴进求闲去了，自思也推称风瘫，不能为官，申达省院，缴纳官诰，复还故乡独龙冈村中过活。后与杜兴一处作富豪，俱得善终。

关胜在北京大名府总管兵马^⑥，甚得军心，众皆

① 不合——不应该。 ② 宋江打方腊，损兵折将，攻打不下。柴进献计，愿与燕青一起充当奸细，打入方腊起义军内部。柴进扮白衣秀才，由燕青当仆役，去至清溪县帮源洞。柴进化名柯引，以花言巧语骗取方腊的信任，封中书侍郎，娶金芝公主，招赘为驸马。后来与宋江里应外合，战胜方腊。见第一百十四、一百十六、一百十九回。 ③ 谗佞(chànnìng 缠宁)——用花言巧语诽谤和陷害别人。 ④ 沧州横海郡——沧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沧州市东。历代无横海郡，只有横海军，即今沧州。 ⑤ 中山府——北宋时，中山府属河北西路，府治在今河北省定县。 ⑥ 北京大名府——北宋时的北京、大名府均为今河北省大名县。

饮伏。一日，操练军马回来，因大醉，失脚落马，得病身亡。

呼延灼受御营指挥使，每日随驾操备。后领大军，破大金兀朮四太子^①，出军杀至淮西^②，阵亡。只有宋全在保定府管军有功，后随刘光世破了大金^③，直做到太平军节度使。

花荣带同妻小妹子，前赴应天府到任^④。吴用自来单身，只带了随行安童，去武胜军到任。李逵亦是独自带了两个仆从，自来润州到任^⑤。话说为何只说这三个到任，别的都说了绝后结果？为这七员正将，都不厮见着^⑥，先说了结果。后这五员正将，宋江、卢俊义、花荣、吴用、李逵还有厮会处，以此未说绝了，结果下来便见。

再说宋江、卢俊义在京师，都分派了诸将赏赐，各各令其赴任去讫^⑦。歿于王事者^⑧，止将家眷人

(1) 金兀朮(wù zhú 谟竹)四太子(?—公元1148年)——即完颜宗弼，金大将，太祖阿骨打的第四子。 (2) 淮西——隋唐以前，从长江下游通向中原一般都在安徽寿县附近渡淮，这一段淮水的流向系自南向北，因习称今皖北豫东淮河北岸一带为淮西。

(3) 刘光世(公元1089—1142年)——宋保安军(今陕西省志丹县)人，字平叔。北宋末被派去镇压方腊的都督。小说中的破金之事是作者对刘的吹捧。

(4) 应天府——故址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南。

(5) 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

(6) 厮见——相见。

(7) 讫(qì 气)——完结，終了。

(8) 歿(mò 默)于王事者——指为封建皇帝卖命而死去的人。歿，死。

口，关给与恩赏钱帛金银，仍各送回故乡，听从其便。再有见在朝京偏将一十五员，除兄弟宋清还乡为农外，杜兴已自跟随李应还乡去了；黄信仍任青州^①；孙立带同兄弟孙新、顾大嫂，并妻小，自依旧登州任用^②；邹润不愿为官，回登云山去了；蔡庆跟随关胜，仍回北京为民；裴宣自与杨林商议了，自回饮马川，受职求闲去了；蒋敬思念故乡，愿回潭州为民^③；宋武自来投授樊瑞道法，两个做了全真先生^④，云游江湖，去投公孙胜出家，以终天年；穆春自回揭阳镇乡中，复为良民；凌振炮手非凡，仍受火药局御营任用。旧在京师偏将五员：安道全钦取回京，就于太医院做了金紫医官；皇甫端原受御马监大使；金大坚已在内府御宝监为官；萧让在蔡太师府中受职，作门馆先生^⑤；乐和在驸马王都尉府中尽老清闲，终身快乐，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自与卢俊义分别之后，各自前去赴任。卢俊义亦无家眷，带了数个随行伴当，自望庐州去

① 青州——今山东省益都县。 ② 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
③ 潭州——北宋时，潭州属荆湖南路，州治在今湖南省长沙县。
④ 全真先生——金代道士王嘉立三教平等会，融儒教、佛教、道教于一炉，叫全真教。信奉此教的人，称全真道士。
⑤ 门馆先生——封建地主阶级在家设馆，教育子女学习文化知识。被请来教书的人，称为门馆先生，也叫私塾老师。

了①。宋江谢恩辞朝，别了省院诸官，带同几个家人仆从，前往楚州赴任②。自此相别，都各分散去了，亦不在话下。

且说宋朝原来自太宗传太祖帝位之时，说了誓言，以致朝代奸佞不清③。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恻念。【不反皇帝，必然要吹捧皇帝；吹捧皇帝是为了给投降主义路线找理论根据。】当此之时，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个贼臣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当有殿帅府太尉高俅、杨戩，因见天子重礼厚赐宋江等这伙将校，心内好生不然。两个自来商议道：“这宋江、卢俊义皆是我等仇人，今日倒吃他做了有功之臣⑤，受朝廷这等恩赐，却教他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惹人耻笑？自古道：‘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杨戩道：“我有一计，先对付了卢俊义，便是绝了宋江一只臂膊。这人十分英勇，若

① 庐州——北宋时，庐州属淮南西路，州治在今安徽省合肥市。
② 楚州——北宋时，楚州属淮南东路，即今江苏省淮安县。
③ 太宗——赵昊，又名光义，公元976—998年在位。太祖——赵匡胤，公元960—976年在位。据清王夫之《宋论》说：太祖赵匡胤在皇宫里刻一块石碑，锁在金匣里，凡继承皇位的，都须跪读。赵匡胤用三条戒律“以诏子孙”，第二条是“不杀士大夫”。这样，整个宋朝，文臣都没有被杀头的，尽管蔡京“陷国危亡”，也仅“保首领于贬所”。
④ 戩——jiǎn音减。 ⑤ 倒吃他——倒被他。

先对付了宋江，他若得知，必变了事，倒惹出一场不好。”高俅道：“愿闻你的妙计如何。”杨戩道：“排出几个庐州军汉，来省院首告卢安抚^①，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意在造反，便与他申呈去太师府启奏，和这蔡太师都瞒了。等太师奏过天子，请旨定夺，却令人赚他来京师。待上皇赐御食与他，于内下了些水银，却坠了那人腰肾，做用不得，便成不得大事。再差天使却赐御酒与宋江吃^②，酒里也与他下了慢药^③，只消半月之间，以定没救。”高俅道：“此计大妙！”有诗堪笑：

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

皇天若肯明昭报，男作俳优女作倡^④。【作者又一次玩弄“忠奸”的矛盾，是奸臣害了“善良”。其实“忠”与奸的斗争，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在压迫人民、维护剥削阶级统治方面，他们是一丘之貉。】

两个贼臣计议定了，着心腹人出来寻觅两个庐州土人^⑤，写与他状子，叫他去枢密院首告卢安抚，在庐州即日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意欲造反，使人常

① 安抚——宋时“掌一路兵民之事”的地方官吏。 ② 天使——钦差大臣。 ③ 慢药——慢性发作的毒药。 ④ 俳优——旧指唱戏或演曲艺的艺人。封建统治阶级诬蔑他们是最卑贱的人。 ⑤ 土人——统治阶级对当地老百姓的贱称，这里指地痞流氓。

往楚州，结连安抚宋江，通情起义。枢密院却是童贯，亦与宋江等有仇，当即收了原告状子，径呈来太师府启奏^①。蔡京见了申文，便会官计议。此时高俅、杨戩俱各在彼，四个奸臣，定了计策，引领原告人，入内启奏天子。上皇曰：“朕想宋江、卢俊义征讨四方虏寇^②，掌握十万兵权，尚且不生歹心。今已去邪归正，焉肯背反？寡人不曾亏负他^③，如何敢叛逆朝廷？其中有诈，未审虚的，难以准信。”当有高俅、杨戩在旁奏道：“圣上道理虽然，人心难忖^④。想必是卢俊义嫌官卑职小，不满其心，复怀反意，不幸被人知觉。”上皇曰：“可唤来寡人亲问，自取实招。”蔡京、童贯又奏道：“卢俊义是一猛兽，未保其心。倘若惊动了他，必致走透，深为未便，今后难以收捕。只可赚来京师，陛下亲赐御膳御酒，将圣言抚谕之，窥其虚实动静。若无，不必究问，亦显陛下不负功臣之念。”上皇准奏，随即降下圣旨，差一使命径往庐州，宣取卢俊义还朝，有委用的事。天使奉命来到庐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⑤，直至州衙，开读已罢。话休絮烦。卢俊义听了圣旨，宣取回朝，便同使命离了庐州，一齐上了铺马来京。于路无话，早至东京皇城司

① 径呈——呈，恭敬地送上去。径呈，一直送到。 ② 朕(zhèn 朕)——皇帝自称。 ③ 寡人——封建皇帝自己的虚伪谦称。 ④ 忖——推测，估量。 ⑤ 郭——城外的围墙。

前歌了。次日，早到东华门外，伺候早朝。时有太师蔡京、枢密院童贯、太尉高俅、杨戩，引卢俊义于偏殿^①，朝见上皇。拜舞已罢^②，天子道：“寡人欲见卿一面^③。”又问：“庐州可容身否？”卢俊义再拜奏道：“托赖圣上洪福齐天，彼处军民，亦皆安泰。”【奴才嘴脸。】上皇又问了些闲话，俄延至午^④，尚膳厨官奏道^⑤：“进呈御膳在此，未敢擅便，乞取圣旨。”此时高俅、杨戩已把水银暗地着放在里面，供呈在御案上。天子当面将膳赐与卢俊义。卢俊义拜受而食。上皇抚谕道：“卿去庐州，务要尽心，安养军士，勿生非意。”卢俊义顿首谢恩，出朝回还庐州，全然不知四个贼臣设计相害。高俅、杨戩相谓曰：“此后大事定矣！”【《水浒》作者一直到最后还挖空心思安排了高俅、杨戩设计“害”死卢俊义的情节，其反动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宣扬皇帝“至圣至明”，是奸臣“害善良”，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贯彻到底。】

再说卢俊义是夜便回庐州来，觉道腰肾疼痛，动举不得，不能乘马，坐船回来。行至泗州淮河，天数将尽^⑥，自然生出事来。其夜因醉，要立在船头上消

① 偏殿——正殿之外的侧殿。 ② 拜舞——朝见皇帝的一种礼节。 ③ 卿——旧时君对臣，或男子对女子的称呼。 ④ 俄延——过了一会。 ⑤ 尚膳厨官——管理帝王饭食的一种职务。 ⑥ 天数——命运。

遣，不想水银坠下腰膀并骨髓里去，册立不牢，亦且酒后失脚，落于淮河深处而死。可怜河北玉麒麟，屈作水中冤抑鬼。【活该：一点不冤。卢俊义是混入梁山泊的大地主，是瓦解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的罪魁之一，是镇压方腊的刽子手。他的死，有什么好“可怜”的？作者可怜其死，无非是借此为投降主义路线唱挽歌。】从人打捞起尸首，具棺梓殓于泗州高原深处^①。本州官员动文书申复省院，不在话下。

且说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个贼臣，计较定了，将赍泗州申达文书^②，早朝奏闻天子说：“泗州申复卢安抚行至淮河，因酒醉堕水而死。臣等省院，不敢不奏。今卢俊义已死，只恐宋江心内设疑，别生他事。乞陛下圣鉴，可差天使，赍御酒往楚州赏赐，以安其心。”上皇沉吟良久，欲道不准，未知其心；意欲准行，诚恐有弊。上皇无奈，终被奸臣谗佞所惑，片口张舌，花言巧语，缓里取事，无不纳受。遂降御酒二樽，差天使一人，赍往楚州，限目下便行。眼见得这使臣亦是高俅、杨戩二贼手下心腹之攀，天教只注宋公明合当命尽，不期被这奸臣们将御酒内放了慢药在里面，却教天使赍擎了，径往楚州来。

且说宋公明自从到楚州为安抚，兼管总领兵马。

① 梓(guǒ 果)——棺材外的套棺。 ② 赍(jī 鸡)——带着。

到任之后，惜军爱民，百姓敬之如父母，军校仰之若神明，讼庭肃然，六事俱备^①，人心既服，军民钦敬。宋江公事之暇，时常出郭游玩。【夙愿已偿，志得意满，自然十分快活。】原来楚州南门外，有个去处，地名唤做蓼儿洼。其山四面都是水港，中有高山一座。其山秀丽，松柏森然，甚有风水。虽然是个小去处，其内山峰环绕，龙虎踞盘，曲折峰峦，陂阶台砌。四围港汊，前后湖荡，俨然是梁山泊水滸寨一般。宋江看了，心中甚喜，自己想道：“我若死于此处，堪为阴宅^②。但若身闲，常去游玩，乐情消遣。”

话休絮烦。自此宋江到任以来，将及半载，时是宣和六年首夏初旬^③，忽听得朝廷降赐御酒到来，与众出郭迎接。入到公廨^④，开读圣旨已罢，天使捧过御酒，教宋安抚饮毕，宋江亦将御酒回劝天使，天使推称自来不会饮酒。御酒宴罢，天使回京。宋江备礼，馈送天使^⑤，天使不受而去。

宋江自饮御酒之后，觉道肚腹疼痛，心中疑虑，想被下药在酒里。却自急令从人打听那来使时，于路馆驿^⑥，却又饮酒。宋江已知中了奸计，必是贼臣

① 六事——指吏、户、礼、兵、刑、工。 ② 阴宅——即墓地。这是迷信说法。 ③ 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宣和是宋徽宗赵佶(jì)在公元1119—1125年所用的年号。 ④ 公廨(xiè)——旧时办公的处所。 ⑤ 馈(kuì)——赠送。 ⑥ 驿——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的人中途换马或休息的地方。

们下了药酒，乃叹曰：“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对皇帝确实不曾有“半点异心”，对农民起义军却从来不曾“同心”。】今日天子轻听谗佞，赐我药酒，得罪何辜。我死不争，只有李逵见在润州都统制，他若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只除是如此行方可。”【李逵是宋江的对头，是农民起义军中的革命派。在梁山上的历次重大斗争中他都和宋江站在对立的方面。宋江深怕他以后造反，所以临死还要毒死李逵，消灭造反力量，最后为封建统治阶级尽奴才的义务。】连夜使人往润州唤取李逵星夜到楚州，别有商议。

且说李逵自到润州为都统制，只是心中闷倦，与众终日饮酒，只爱贪杯。听得宋江差人到来有请，李逵道：“哥哥取我，必有话说。”便同千人下了船^①，直到楚州，径入州治，拜见宋江罢。宋江道：“兄弟自从分散之后，日夜只是想念众人。吴用军师，武胜军又远，花知寨在应天府，又不知消耗^②；只有兄弟在润州镇江较近，特请你来商量一件大事。”李逵道：“哥哥，甚么大事？”宋江道：“你且饮酒！”宋江请进后厅，见成杯盘，随即管待李逵，吃了半晌酒食。【只认哥哥，不懂路线，怎知这“接风酒内，已下了慢药。”】将至半酣，

① 千人——在王公卿相家中办事的小吏。 ② 消耗——消息。

宋江便道：“贤弟不知，我听得朝廷差人赍药酒来，赐与我吃。如死，却是怎的好？”李逵大叫一声：“哥哥，反了罢！”【始终不忘革命。】宋江道：“兄弟，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李逵道：“我镇江有三千军马，哥哥这里楚州军马，尽点起来，并这百姓，都尽数起去，并气力招军买马杀将去！只是再上梁山泊到快活！强似在这奸臣们手下受气！”宋江道：“兄弟且慢着，再有计较。”原来那接风酒内，已下了慢药。当夜李逵饮酒了，次日，具舟相送。李逵道：“哥哥儿时起义兵，我那里也起军来接应。”宋江道：“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死在旦夕。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临死还不忘忠于皇帝，十足的奴才。】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我死之后，尸首定葬于此处，我已看定了也！”言讫，堕泪如雨。【甜言蜜语，要尽阴谋。这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共同的手法。革命人民要警惕！】李逵见说，亦垂泪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李逵

死于一杯“义”酒而无怨，不禁令人惋惜和悲愤。宋江这个投降派正是利用“忠义”，用孔孟之道，腐蚀、瓦解了梁山农民起义队伍。“忠义”、孔孟之道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这个教训值得记取。林彪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也使用孔孟之道这把刀子。但是，不论宋江还是林彪，凡是投降派，只能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言讫泪下，便觉道身体有些沉重。当时洒泪，拜别了宋江下船。回到润州，果然药发身死。李逵临死之时，嘱咐从人：“我死了，可千万将我灵柩去楚州南门外蓼儿洼和哥哥一处埋葬①。”嘱罢而死。从人置备棺椁盛贮，不负共言，扶柩而往。

再说宋江自从与李逵别后，心中伤感，思念吴用、花荣，不得会面。是夜药发临危，嘱咐从人亲随之辈：“可依我言，将我灵柩，安葬此间南门外蓼儿洼高原深处，必报你众人之德。乞依我嘱！”言讫而逝。宋江从人置备棺椁，依礼殡葬。楚州官吏听从其言，不负遗嘱，当与亲随人从、本州吏胥老幼，扶宋公明灵柩，葬于蓼儿洼。数日之后，李逵灵柩，亦从润州到来，葬于宋江墓侧，不在话下。且说宋清在家患病，闻知家人回来，报说哥哥宋江已放在楚州，病在郓城，不能前来津送。后又闻说葬于本州南门外蓼儿洼，只令得家人到来祭祀，看视坟墓，修筑完备，回复宋清，不在话下。

① 灵柩(jiù)——装着尸体的棺材。

却说武胜军承宣使军师吴用，自到任之后，常常心中不乐，每每思念宋公明相爱之心。忽一日，心情恍惚，寝寐不安。至夜，梦见宋江、李逵二人，扯住衣服，说道：“军师，我等以忠义为主，替天行道，于心不曾负了天子。今朝廷赐饮药酒，我死无辜。身亡之后，见已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洼深处。军师若想旧日之交情，可到坟茔，亲来看视一遭。”【宋江毒死了李逵还不死心，还要叫吴用也“不负”朝廷。】吴用要问备细，撒然觉来^①，乃是南柯一梦^②。吴用泪如雨下，坐而待旦^③。得了此梦，寝食不安。次日，便收拾行李，径往楚州来。不带从人，独自奔来。前至楚州，果然宋江已死，只问彼处人民无不嗟叹。【这是作者制造的假象。其实投降派正是革命人民所唾骂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吴用安排祭仪，直至南门外蓼儿洼，寻到坟茔，置祭宋公明、李逵，就于墓前，以手掴其坟墓^④，哭道：“仁兄英灵不昧，乞为昭鉴。吴用是一村中学究，始随旌盖，后遇仁兄，救护一命，坐享荣华。到今数十余载，皆赖兄之德。今日既为国家而死，托梦显灵与我，兄弟无以报答，愿得将此良梦，与仁兄同会

① 撒然——同洒然，惊觉的样子，如同猛然。 ② 南柯一梦——唐朝李公佐的小说《南柯太守传》中说，淳于棼(fén 焚)做梦到大槐安国做南柯太守，享尽了荣华富贵，醒来才知道是一场大梦，原来大槐安国就是住宅南边大槐树南枝上的蚁穴。这里比喻一场大梦。

③ 待旦——等到天亮。 ④ 掴(guāi 乖)——用手拍打。

于九泉之下。”言罢痛哭。正欲自缢，只见花荣从船上飞奔到于墓前，见了吴用，各吃一惊。吴学究便问道：“贤弟在应天府为官，缘何得知宋兄已丧？”花荣道：“兄弟自从分散到任之后，无日身心得安，常想念众兄之情；因夜得一异梦，梦见宋公明哥哥和李逵前来，扯住小弟，诉说朝廷赐饮药酒鸩死^①，见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洼高原之上。兄弟如不弃旧，可到坟前，看望一遭。因此，小弟挪了家间，不避驱驰，星夜到此。”吴用道：“我得异梦，亦是如此，与贤弟无异，因此而来。今得贤弟到此最好，吴某心中想念宋公明恩义难舍，交情难报，正欲就此处自缢而死，魂魄与仁兄同聚一处。身后之事，托与贤弟。”花荣道：“军师既有此心，小弟便当随从，亦与仁兄同归一处。”似此真乃死生契合者也！有诗为证：

红蓼洼中托梦长，花荣吴用各悲伤。

一腔义血元同有，岂忍田横独丧亡^②？

① 鸩(zhèn)——传说中的一种毒鸟，它的羽毛放在酒中可以毒死人。② 岂忍田横独丧亡——田横，秦末狄人。秦末，起兵，后自立为齐王。西汉王朝建立之后，田横率领所属人马五百余人逃到海岛上。汉高祖刘邦召田横回来，说：“如果回来，你们中地位高的，可以封王，地位低的，可以封侯；若不来，就要出兵消灭你们！”田横领两个保镖前往洛阳。走到半路，他想：“我曾经跟刘邦一样，也称过王，今天叫我去向他称臣，这怎么成？”遂自杀。高祖封田横的两个保镖为都尉，这两个保镖也自杀了。跟随田横逃到海上的五百余人，听说田横死了，也全部自杀。作者在这里是借田横的事迹来宣扬反动的“忠义”观念，说宋江死了，吴用等人也应一起殉葬，否则，就不够“朋友”，不讲“义气”。

吴用道：“我指望贤弟看见我死之后，葬我于此，你如何也行此事？”花荣道：“小弟寻思宋兄长仁义难舍，思念难忘。我等在梁山泊时，已是大罪之人，幸然不死。感得天子赦罪招安，北讨南征，建立功勋。今已姓扬名显，天下皆闻。【借花荣的嘴说出了宋江的“理想”和“勤业”。】朝廷既已生疑，必然来寻风流罪过。倘若被他奸谋所施，误受刑戮，那时悔之无及。如今随仁兄同死于黄泉，也留得个清名于世，尸必归坟矣！”吴用道：“贤弟，你听我说，我已单身，又无家眷，死却何妨？你今见有幼子娇妻，使其何依？”花荣道：“此事不妨，自有囊橐足以糊口^①。妻室之家，亦自有人料理。”两个大哭一场，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死。船上从人久等，不见本官出来，都到坟前看时，只见吴用、花荣，自缢身死。慌忙报与本州官僚，置备棺槨，葬于蓼儿洼宋江墓侧，宛然东西四丘^②。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忠义两全，建立祠堂，四时享祭，里人祈祷，无不感应。

且不说宋江在蓼儿洼累累显灵，所求立应。却说道君皇帝^③，在东京内院，自从赐御酒与宋江之后，圣意累累设疑，又不知宋江消息，常只挂念于怀。每日被高俅、杨戩议论奢华受用所惑，只要闭塞贤路，

^① 囊橐 (qiè 切)——包袱，箱子。这里指财产。 ^② 丘——坟墓。 ^③ 道君皇帝——即宋徽宗赵佶。

谋害忠良。忽然一日，上皇在内宫闲玩，猛然思想起李师师^①，就从地道中，和两个小黄门^②，径来到他后园中，拽动铃索。李师师慌忙迎接圣驾，到子臥房内坐定。上皇便叫前后关闭了门户。李师师盛妆向前起居已罢，天子道：“寡人近感微疾，见令神医安道全看治，有数十日不曾来与爱卿相会，思慕之甚！今一见卿，朕怀不胜悦乐！”李师师奏道：“深蒙陛下眷爱之心，贱人愧感莫尽！”房内铺设酒肴，与上皇饮酌取乐。才饮过数杯，只见上皇神思困倦。点的灯烛荧煌，忽然就房里起一阵冷风，上皇见个穿黄衫的立在面前。上皇惊起问道：“你是甚人，直来到这里？”那穿黄衫的人奏道：“臣乃是梁山泊宋江部下神行太保戴宗。”上皇道：“你缘何到此？”戴宗奏道：“臣兄宋江，只在左右，启请陛下车驾同行。”上皇曰：“轻屈寡人车驾何往？”戴宗道：“自有清秀好去处，请陛下游玩。”上皇听罢此语，便起身随戴宗出得后院来，见马车足备，戴宗请上皇乘马而行。但见如云似雾，耳闻风雨之声，到一个去处，但见：

漫漫烟水，隐隐云山。不观日月光明，
只见水天一色。红瑟瑟满目蓼花，绿依依一洲芦叶。双双鸿雁，哀鸣在沙渚矶

① 李师师——北宋京城开封的一个有名的妓女。 ② 黄门——太监。

头①；对对鹁鸪②，倦宿在败荷汀畔。霜枫簇簇，似离人点染泪波；风柳疏疏，如怨妇蹙颦眉黛③。淡月寒星长夜景，凉风冷露九秋天。

当下上皇在马上观之不足，问戴宗道：“此是何处，要寡人到此？”戴宗指着山上关路道：“请陛下行去，到彼便知。”上皇纵马登山，行过三重关道，至第三座关前，见有上百人，俯伏在地，尽是披袍挂铠，戎装革带，金盔金甲之将。上皇大惊，连问道：“卿等皆是何人？”只见为头一个，凤翅金盔，锦袍金甲，向前奏道：“臣乃梁山泊宋江是也。”上皇曰：“寡人已教卿在楚州为安抚使，却缘何在此？”宋江奏道：“臣等谨请陛下到忠义堂上，容臣细诉衷曲枉死之冤④。”上皇到忠义堂前下马，上堂坐定，看堂下时，烟雾中拜伏着许多人。上皇犹豫不定。只见为首的宋江上阶，跪膝向前，垂泪启奏。上皇道：“卿何故泪下？”宋江奏道：“臣等虽曾抗拒天兵，素秉忠义，并无分毫异心。自从奉陛下敕命招安之后，先退辽兵⑤，

① 沙渚(zhǔ 主) 矶(jī 机)头——水中间的小块陆地和石滩。

② 鹁鸪(jí líng 吉灵)——鸟名，常用来比喻兄弟。

③ 蹙颦(cù pín 促颦)眉黛——皱眉头。

④ 衷曲——心里话。此处指真正的原因，过程。

⑤ 先退辽兵——宋江投降招安后，被封为“破辽兵马都先锋使”，卢俊义为副先锋，率领三军，开往北方，经过数年战争，辽耶律辉投降。见第八十三至八十九回。

次平三寇^①，弟兄手足，十损其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已来，与军民水米无交，天地共知。今陛下赐臣药酒，与臣服吃，臣死无憾。但恐李逵怀恨，辄起异心；臣特令人去润州唤李逵到来，亲与药酒鸩死。【死了还要向皇帝无耻献媚，正如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吴用、花荣，亦为忠义而来，在臣塚上，俱皆自缢而亡。臣等四人，同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洼。里人怜悯，建立祠堂于墓前。今臣等阴魂不散，俱聚于此，伸告陛下，诉平生衷曲，始终无异。乞陛下圣鉴。【真是“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当奴才到底了。】上皇听了大惊曰：“寡人亲差天使，亲赐黄封御酒，不知是何人换了药酒赐卿？”宋江奏道：“陛下可问来使，便知奸弊所出。”上皇看见三关寨栅雄壮，惨然问曰：“此是何所，卿等聚会于此？”宋江奏曰：“此是臣等旧日聚义梁山泊也。”上皇又曰：“卿等已死，当往受生，何故相聚于此？”宋江奏道：“天帝哀怜臣等忠义，蒙玉帝符牒救命^②，封为梁山泊都土地。众将已会于此，有屈难伸，特令戴宗屈万乘之主^③，亲临水泊，悬告平日衷曲。”上皇曰：

① 次平三寇——北宋末年农民起义烽火连天，封建政权摇摇欲坠。宋徽宗把山东宋江、河北田虎、淮西王庆、江南方腊称之为“四寇”，写在“睿思殿”屏风的反面，可见其恐慌之状。这里是志狗宋江以平田虎、王庆和打方腊的血腥罪行向主子表功。② 玉帝符牒救命——玉皇大帝发布命令的公文。③ 万乘(shèng 胜)之主——指皇帝。乘，指兵车一车四马为一乘。

“卿等何不诣九重深院^①，显告寡人？”宋江奏道：“臣乃幽阴魂魄，怎得到凤阙龙楼^②？今者陛下出离宫禁，屈邀至此。”上皇曰：“寡人可以观玩否？”宋江等再拜谢恩。上皇下堂，回首观看堂上牌额，大书“忠义堂”三字，上皇点头下阶。忽见宋江背后转过李逵，手搦双斧，厉声高叫道：“皇帝，皇帝！你怎地听信四个贼臣挑拨，屈坏了我们性命？今日既见，正好报仇！”黑旋风说罢，轮起双斧，径奔上皇。【李逵生要“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死也卷起旋风，抡起板斧，要“杀尽天下不平人，砍尽天下不平事。”】天子吃这一惊，撒然觉来，乃是南柯一梦，浑身冷汗。闪开双眼，见灯烛荧煌，李师师犹然未寝。上皇问曰：“寡人恰在何处去来？”李师师奏道：“陛下适间伏枕而卧。”上皇却把梦中神异之事，对李师师一一说知。李师师又奏曰：“凡人正直者，必然为神。【“正直”不就是“忠君”吗？奴才死了也可封神，不就是宣扬孔孟之道、歌颂投降主义路线吗？】莫非宋江端的已死^③，是他故显神灵，托梦与陛下？”上皇曰：“寡人来日，必当举问此事。若是如果死了，必须与他建立庙宇，敕封烈侯。”李师师奏曰：“若圣上果然加封，显陛下不负功臣之德。”上皇当夜嘖叹不已。

① 诣(yì)——往，到。 ② 凤阙(què)龙楼——皇宫。
阙，皇宫门前而两边的楼。 ③ 端的——确实。

次日临朝，传圣旨，会群臣于偏殿。当有蔡京、童贯、高俅、杨戩等，只虑恐圣上问宋江之事，已出宫去了。只有宿太尉等几位大臣^①，在彼侍侧，上皇便问宿元景曰：“卿知楚州安抚宋江消息否？”宿太尉奏道：“臣虽一向不知宋安抚消息，臣昨夜得一异梦，甚是奇怪。”上皇曰：“卿得异梦，可奏与寡人知道。”宿太尉奏曰：“臣梦见宋江，亲到私宅，戎装幘带，顶盔明甲，见臣诉说，陛下以药酒见赐而亡。楚人怜其忠义，葬在楚州南门外蓼儿洼内，建立祠堂，四时享祭。”上皇听罢，便颔头道：“此诚异事，与朕梦一般。”又分付宿元景道：“卿可差心腹之人，往楚州体察此事，有无急来回报。”宿太尉道：“是。”便领了圣旨，自出宫禁。归到私宅，便差心腹之人，前去楚州探听宋江消息，不在话下。

次日，上皇驾坐文德殿，见高俅、杨戩在侧，圣旨问道：“汝等省院，近日知楚州宋江消息否？”二人不敢启奏，各言不知。上皇辗转心疑，龙体不乐。

且说宿太尉干人，已到楚州打探回来，备说宋江蒙御赐饮药酒而死。已丧之后，楚人感其忠义，今葬于楚州蓼儿洼高山之上。更有吴用、花荣、李逵三人，一处理葬。百姓哀怜，盖造祠堂于墓前，春秋祭赛^②，

^① 宿太尉——宿元景，统治集团内部的招安派。 ^② 祭赛——祭祀，迎神赛会。

虔诚奉祀，士庶祈祷，极有灵验。宿太尉听了，慌忙引领千人入内，备将此事，回奏天子。上皇见说，不胜伤感^①。次日早朝，天子大怒，当百官前，责骂高俅、杨戩：“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二人俯伏在地，叩头谢罪。蔡京、童贯亦向前奏道：“人之生死，皆由注定。省院未有来文，不敢妄奏。昨夜楚州才有申文到院，臣等正欲启奏。……”上皇终被四贼曲为掩饰，不加其罪，当即喝退高俅、杨戩，便教追要原赍御酒使臣。不期天使自离楚州回还，已死于路。

宿太尉次日见上皇于偏殿，再以宋江忠义显灵之事，奏闻天子。上皇准宜宋江亲弟宋清，承袭宋江名爵。不期宋清已感风疾在身，不能为官，上表辞谢，只愿郓城为农^②。上皇怜其孝道，赐钱十万贯，田三千亩，以贍其家。待有子嗣，朝廷录用。后来宋清生一子宋安平，应过科举，官至秘书学士，这是后话。

再说上皇具宿太尉所奏，亲书圣旨，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仍敕赐钱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妆塑宋江等歿于王事诸多将佐神像。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靖忠之庙”。济州奉敕，于梁山泊起造庙宇，但见：

金钉朱户，玉柱银门；画栋雕梁，朱檐碧瓦。

① 不胜(shēng 生)——不尽。 ② 郓城——北宋时，郓城县属京东西路济州，即今山东省郓城县。

绿栏干低绕轩窗，绣帘幕高悬宝槛。五间大殿，中悬敕额金书；两庑长廊^①，彩画出朝入相。绿槐影里，樞星门高接青云^②；翠柳阴中，靖忠庙直侵霄汉。黄金殿上，塑宋公明等三十六员天罡正将^③；两廊之内，列朱武为头七十二座地煞将军^④。门前侍从狰狞，部下神兵勇猛。纸炉巧匠砌楼台，四季焚烧楮帛；桅竿高竖挂长幡，二社乡人祭赛。庶民恭礼正神祇^⑤，祀典朝参忠烈帝。万年香火享无穷，千载功勋表史记。【造庙封神，青史留名，这是作者为投降派宋江脸上抹上的最后一层油彩，也是统治集团为所有造反派所投下的钓饵。】

又有绝句一首，诗曰：

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

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

后来宋公明累累显灵，百姓四时享祭不绝。梁山泊内祈风得风，祷雨得雨。楚州蓼儿洼亦显灵验，彼处人民，重建大殿，添设两廊，奏请赐额。妆塑神像三十六员于正殿，两廊仍塑七十二将。年年享祭，万

① 庑(wǔ 武)——堂屋周围的廊房。 ② 樞(líng 灵)——窗戶棧。 ③ 天罡(gāng 冈)——古星名，即北斗星的柄。

④ 地煞——地上的凶神。 ⑤ 神祇(qí 齐)——神灵。

民顶礼，至今古迹尚存。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诗曰：

莫把行藏怨老天^①，韩彭赤族已堪怜^②。

一心报国摧锋日，百战擒辽破腊年^③。

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

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范蠡船^④。

又诗：

生当鼎食死封侯^⑤，男子生平志已酬。

铁马夜嘶山月晓，玄猿秋啸暮云稠。

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

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

① 行藏——行止。 ② 韩彭赤族已堪怜——韩是韩信，彭是彭越。楚王韩信和梁王彭越在帮助刘邦建立汉朝的过程中，曾经起过一些作用。汉朝既已建立，刘邦奉行法家路线，韩、彭均分裂，破坏中央集权，因此被杀，并灭族。作者为韩、彭鸣冤叫屈，不过是顽固坚持封建的反动立场罢了。赤族，就是把全家以及有关的人斩尽杀绝。

③ 破腊年——宋江打辽国，镇压河北田虎、淮西王庆后，回到京城，在茶坊闲卧，“听的江南方腊造反，占据州郡，擅改年号”，又主动奏请，“情愿领兵马，前去征剿，尽忠报国”。他自称“天兵”，渡长江，到浙江，烧杀抢掠，残害镇抚，扑灭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也同时葬送了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见第一百十回至一百十九回。 ④ 学取鸱（chī）夷范蠡（lǐ）船——鸱夷，皮口袋，能伸缩、浮沉。范蠡是春秋末年越王勾践的谋臣，越灭吴以后，他就离开勾践，泛舟四海，自称鸱夷子皮。作者这里的意思是，宋江应学范蠡，功成身退，不再当官，就可免遭奸臣杀害了。 ⑤ 鼎食——指封建贵族豪华奢侈的生活。鼎，炊具。

中华书局出版 行在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7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7618·78 定价0.10元